

草 从 中

(日)山田清二郎等著

张资平译

另一種被壓迫者

田欣生的病勢一天一天重起來了。

——畜性！創世書局的搾取者！“世紀的苦悶”已經重印至十版了，……版稅一文不給！

在工場裏做工時代唯一的真摯的友人Y.在薄明的十支燭光的電燈下望着頰肉完全瘦落了的，像骷髏般的欣生，不住地咬牙切齒的痛罵。

二

欣生以由二十年間的生活得來的淒慘的體驗爲基礎，忍着飢餓，懷着公憤，好容易才寫成功的作品，就是題名“世紀的苦悶”的長篇小說。他領了點賤價的稿費，——僅僅比買原稿紙的價錢稍爲多一點的稿費，就把這篇小說賣掉了。創書世局是以出版社會問題和思想問題的書籍出名的，而且在出版界是十二分有信用的。“世紀的苦悶”在創世書局出版後，田欣生的名一躍而爲文藝界之驚嘆的對象。讚賞和羨望之聲好像洪水般地向他襲來。

在讀書界也捲起了一種強烈的衝擊和恐怖的波濤。

凡是讀了他這篇創作的人，他的思想立即轉變過來，對作者抱十二分的同情，咀咒一切的壓迫階級。年輕的學生們讀了他的創作後，個個都想提起手槍和木棍去打殺那一輩無恥的坐吃他人的汗血換來的結果的人們。但他們青年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於

是個個都患了神經衰弱症。

當然，‘世紀的苦悶’的銷數突破了創世書局的記錄。

創世書局的經理鼻兒高高地向批評家們和各新聞記者大吹其牛屁，說他有先知之明，說他有穿底眼，能知道埋藏在地裏面的寶。

以很少很少的稿費買得‘世紀的苦悶’的創世書局所賺的純利不消說是很大的。

在文壇上本沒有一個知友的田欣生，現在也有友人了。並且很多書世創用利局爲宣傳而開的出版紀念會的機緣來向田欣生求交際的文士。於是在小街路盡頭處的貧民窟裏，有不少特意來拜訪他的來往。

田欣生一時之間以爲自己是在發一場夢。

三

“人的良心是不可靠的！我們要用特種方法去克

服這一班良心主義者！”

Y坐在衰弱極了的田欣生的枕畔。看見他骨都像瘦削了般地一天天地瘦落下去。他暗把懷中所餘剩的錢略數了數，他憤恨起一班號稱文士，號稱理論家的人們來了。

田欣生的病是盲腸炎，同時併發腹膜炎，病勢很沉重了。從前頻繁地來看他的友人們現在也絕跡了。

“欣生，來了一張問候你的病狀的明信片。”

有時也接到形式地列着好些文字的明信片。欣生也略曲起絕不許振動的身體來再次三次的讀。

如果明信片是由比較有名的作家或有名的批評家寄來的話，他定要說：

“他倒還親切有心。”

他得了這樣的形式的安慰，就像忘了痛苦很喜歡般的。

Y當然不明白欣生的心思，覺得有點奇怪。

Y寄了幾封信去創世書局訴說欣生的窮狀。但當欣生初病時寄來了二十元的藥費以後，創世書局再不見有一片瓦屑寄來。

創世書局的經理常向社會標榜，創世書局的出版物決不是專為營利的，是要作一種文化運動，謀促進將來的新社會之建設的。勞働組合的一員的Y是很知道這些事的。

“恐怕是郵差還沒有送到來吧。一定是書局忙的緣故。”

Y對書局的經理總是這樣的用善意的解釋。聽見在窗下走過去的犬的足音，胸口便跳動起來，以為郵差來了。

五

“今夜裏怕難得過去吧。”

附近的醫生因為診察費和藥費欠得太多了，很

率直地說了這一句話後，就冷淡地走了。

Y本來先有了這個覺悟的。但到此刻給他作了一個最後的宣告，腦袋上像給人打了一槌，吃驚不小。

過了一忽，意識恢復了時，輕輕地偷出外邊，跑到相隔半里多路的郵局來。

寫壞了幾張電報，才寫成功一個電報打給創世書局的經理。

“欣生危篤，請即來。”

欣生沒有親屬，也再沒有和他關切的人。

六

Y感着一種極大的不安，眉頭上像給火燃燒着般地焦急起來，神經也不成其為神經了，像給野原的寒風吹了的。一夜過去，天又亮了。

“報呢？”

欣生無論如何窮，Y報紙是每朝不能不看的。他先看滿載着有魅力的書籍或雜誌的廣告，其次看文

藝欄，這是他看報的常例。

但在今朝他不能動手了，Y 沉默着把報紙展開，送到欣生的眼前來。

頭輕微地點動，輕微的笑也浮到他的口邊來。

但祇過了一忽，欣生快要斷氣息了。

像想說什麼話，雙頰微微地在鼓動，但終沒有聲息。欣生的眼睛緊閉了。

“欣生！欣生！”

Y 握着有點微溫的欣生的手在狂叫。但到後來知道他的生命已告了終結，一陣心酸，洒了幾滴眼淚，他又着腕坐在欣生的床前。

“我連日好幾天不到工場去了。”

Y 忽然望見掛在燻黑了的柱上的壁曆。但祇一瞬間，他又爲欣生的後事焦慮起來了。

不見有人從創世書局來，也不見有信寄來。

丟在欣生枕畔的報紙的一面登載有創世書局一流的有刺戟性的廣告文字，就是“世紀的苦悶”的廣告，約佔了報紙的半面。但在廣告後段，還添着一段

是：

“一面和極度的飢餓及困苦奮鬥，一面爲本書嘔盡心血的著者，現在患病頗沉重，聽說性命已經危在旦夕了。”

一九二八，，二日譯於上海。

馬 車

K的遺稿之一部。——

……祖母過於爲一家的將來操心了，把在赴東京遊學的途中的父親叫了回來，要他繼續很古的家聲和先人經營的商業。

老祖母只有個孫兒，何以又肯割愛叫他到東京去讀書呢？當然父親爲這件事出的力很不小。不過老祖母也有這個願望。在村裏本有神童之譽的孫兒，她

想他定能達到那個希望。

“你如果進東京的學校，就要把你自己學成有坐馬車的資格才好。”

馬車又何以這樣地惹起她的注意呢？當我未出生以前，她一生涯只一次的到東京去見世面。在那時候，最使她驚異的，最使她尊敬的就是馬車。威風凜凜極其都麗的都會上的馬，磨得閃爍地發光的黑漆車蓋。叮叮叮地響着轉動的車輪，穿着發亮的金色的鑲邊制服的御者。……

啊！在車裏面舒服地坐着的人豈不是個天神麼？

安然地考進學校後，每逢假期回家來時，她好幾回都向我問馬車的事，可是我終辜負了老祖母的期望了。我不學法科了。被開除出來了。被送進監獄裏了。出獄之後還是始終受着刑事的監視。自己的用功教會了自己向馬車叛逆，馬車也對我絕不客氣地復了讎。不孝至極的孫兒喲！我想着祖母的永久失望，唯有微笑。

但是世界大變了。到近來馬車本身自消滅了。近

代是汽車全盛的時代了，由封建向資本的一大推移！但舊夢在舊時代仍然存在着，祖母現在一定爲夢見馬車之頹廢而悲歎。祝她老人的平安！

K爲什麼死了的？恐怕凡讀過報紙的人，到現在定能記憶着。做個革命運動的最勇敢的鬥士，受着那一部——否，社會的大部分——的反感的他，有一晚和同志們集會，在歸途中給人用手鎗暗殺了。犯人是某某會的著名反動團體的一員。犯人雖然當場提着了，但推測前後的事情和犯人的態度，明明是受了他背後的有力者的指使。這無論誰人都深信的。

在各勞働團體和社會運動團體的協同之下，K的葬式很樸素的舉行了。胸血仍染滿着綳帶，他的遺體被運到葬場去了，由兩匹馬拖着的葬儀馬車運到葬場去。

這個馬車和死者是很不配合的，漂亮的，有威勢的，眼睛給黑布遮住了的褐色馬，爽快的蹄音和輕輕的車輪音很和諧。車窗的周圍插着金紙的蓮花，窗口的半部給重的呢質窗帷掩住。……

這種古風的奢侈的葬儀當然做了送葬者間的話材，騰沸起來，

“到底是什麼道理喲？”

“據說是別人寄贈的。”

“葬儀馬車是寄贈的？——那一個？”

“姓名不知道。但附有一封信來，寫‘在君生前思念君的一女人贈。’信裏並且囑咐要用這馬車運死者的遺骸。”

“那就奇怪了。這不是很風流的話麼？K生前沒有聽他說過。”

“御車的也不知道是那一個麼？”

“說不知道。”

“恐怕是前兩個月，K在那機關雜誌上發表了那篇文章的緣故吧。”

“若是故鄉的祖母聽見了時，不知如何的喜歡。”

“無聊！這有什麼！這完全是 *Bourgeoisie* 的有惡意的開頑笑！”

“可是還附送了一個小花圈，他們說。”

“啊啲！K萬歲！”

一切是在金色的晚秋時候。

1928.4.27譯於上海

女 人

一

兩個人約有二十分鐘不說話了。

男人面色陰暗地凝視着靠近扶梯的簾角。

女人覺得男子的這種表情很有趣，望了一望男人的臉，但祇一閃動，她的視線又投向窗外去了，她眺望給梅雨濡溼的叢綠。

“熱了一點點。火息了它好不好？”

女人看着自己的肥胖的膝部說，但她覺得房裏

而的悶熱反使她生了一種快感。

“你什麼時候都是這樣的。你在呆想什麼事情？”

“不想什麼。”

“無論什麼時候你都是後悔吧。”

“或許是的。”

“比不後悔的總好些吧。”

“你不後悔麼？”

“唉？有點……”

“有點……？”

兩個又陷於沉默之境了。男的臉色比先刻更陰暗。但女人還是一樣地像很快活，始終微笑着。

“你喜歡這樣的氣候麼？”

“不喜歡。”

“爲什麼？”

“悶得太辛苦。”

“我是頂喜歡這樣的氣候，像喝了二三杯酒般的，心裏很好過。……我常常像這樣的把房門關緊，在火盆裏生起火來，一直使到自己流出汗爲止。於是

聞着白粉的香氣，油的香氣，還有其他的一切香氣，就好像在劇場裏看戲般的，心裏十分好過。”

女人這樣地說着，袒露出她的雪白的胸部，有曲線的胖胖的膝也露了出來，紅色的長襯衣也在污染了的外衣脚下露出一部。

“你這畜生……”男子心裏這樣想。“她當自己是什麼樣人呢？也不過是一種油香或汗香吧。……”

“所以我不喜歡華麗的房間。”女人再閃動她的視線直向着男人。

“蓆是破爛了的，房裏也滿染着煤煙，那就再好沒有了。衣服也給油白粉和汗染得重贅贅地穿着最有趣。我什麼時候都想這樣子過去。……”

“夠了夠了……”男人發出絕望的沉重的聲音攔阻着她的說話。……男人的臉上像起了座孽，顏面筋肉歪動起來。他突然發生了一種衝動想把女人絞死。

他倆又繼續了長期間的沉默。

“我要到樓下去了呢。”女人笑着說，男人的心像